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紀行二首

適晉紀行

隆慶己巳冬余遷山西按察使其明年之二月乞放歸  
田里不許至六月期限已逾會老母病良已始決策治

行十九日五鼓乘月出西關同鄉諸公及兵叅湯公守  
馮公衛使馬君各有餞徐丈敦復別為席微醉偃息從  
弟世望舟中亭午抵崑山入辭王令出西關王令來報  
謁尋許丈從龍擊舟以祖張丈憲臣葛丈綸顧丈章志  
族孫鴻臚定鼎在焉痛飲至真義始別二十日晨抵閭  
門入會同年方伯凌君雲翼時凌新移疾歸問訊北方  
事頗悉幾成子猷之棹入辭郡守李公復別史氏老姑  
時方有蘭溪丈戚雪涕而出未刻出閭門熱甚就里人

黃生及定鼎餞覓輕舸虎丘縱步生公石千頃雲小飲  
塔下從孫進士周紹具舟從二鼓別醉卧楓橋橈中月  
滿載矣廿一日已抵許野李戶部薦佳來訪故浙屬令  
也暝抵無錫風聞有二士大夫以非義要者解維去之  
廿二日已抵常州即發廿三日夜半距丹陽七里水淺  
甚為羣舟所壅廿四日黎明始達暮抵鎮江時世望弟  
與戚友數輩相送依依不忍捨會久暑憊甚當捨舟而  
陸意畏之乃計以為治裝者停小時作金焦游廿五日

早與胡守維新會守慷慨持論議斬然談久之始別呼  
舟舞逆風破浪而東舷側數就水興發不可已亭午抵  
焦山數子已在僧具蔬食欣然為之一飯少間出所攜  
酒飲飛觴至數十不醉蓋余游茲山者再矣登絕頂謁  
焦先生祠縱步幽閒探瘞鶴銘讀之山之勝幾窮至是  
以暑故絕不復他往酒行至暮輒大眠度四鼓月出起  
呼酒之山門小坐時風尚厲松聲怒發噌吰颼颼若吼  
濤濤復怒來擊石與相應即不敢稱釣天秦王獻俘太

廟時浴鐵三萬前後部鼓吹想當爾也缺月松頂娟娟  
湛湛時復媚人四望連山蒼翠出沒俄震方啟白顧見  
羣星時失其一月魄亦漸薄久之東南一線深紅隱起  
雲物射之皆成五色其受光以遠近為濃淡倏忽萬態  
深紅益高變為黃金數千道芒刺射眼所謂虹旌澤旗  
繽紛導擁恍忽若有之日灩灩徐上大可圍十餘丈色  
正黃搖動若鎔金在冶舍弟輩咸大譁謂奇絕浮白無  
算辰刻命飯畢揚帆抵金山頃刻而度候所攜酒未至

振步江天閣登妙高臺長嘯四望令人有狹宇宙凌天  
表意酒至改席一小閣劇飲懽甚尋呼巨龜出食之龜  
體兼數席色純綠如玉可鑑薄暮始復歸京口小憩舟  
所二十七日黎明與諸友別出京口便風揚帆抵瓜洲  
日始出大約如昨而雲物光彩半之遂登陸亭午至儀  
真縣遇巡鹽李御史學詩於關外遇廣東許僉事孚遠  
於天寧寺復聞朝事一二相與汎瀾太息久之儀真城  
大而居民少緩急不易守出西關時久旱稻禾俱枯槁

生意慘悴為之邑邑抵六合縣街鼓動矣六合小無城  
然衢市頗寬整有長橋不甚高而室其左右亦壯廿八  
日五鼓早涼發午飯於鋪舍日在晡抵滁太僕卿殷公  
邁來訪尋往謁謝寺前對瑯琊諸山而左右清渠被以  
芙蓉宛然一西湖觀也停輿小憇慨想歐陽永叔王伯  
安之遺風還訪邵參議應麟為小酌邵故越中僚也以  
右叅改左叅於河南亦新例也是夕風大作不甚熱廿  
九日黎明出滁則皆山行矣渡清流關頗峻惡宋藝祖

手劒擊皇甫暉中腦處暉不乘險守而輕出戰自薄危  
地宿將梟雄目故無藝祖耳所謂售首也已飯大柳驛  
未飯池河驛街市整肅有一都司駐劄蓋要害地也晚  
抵紅心驛是日風大作無煩暑氣山始小降為陂陀矣  
三十日五鼓發無風而涼已抵濠梁驛候夫久之始渡  
淮為莊惠觀魚處襍穢作俗吏風塵間雖非魚要知我  
之不如魚樂矣午後大熱申刻抵王莊驛宿民家熱稍  
解初一日早發辰飯固鎮驛固鎮有河通漕道頗雄饒

時南京尚寶孫公鑰以進千秋表先至與談少頃遜余  
前孫公先朝所稱直臣也午飯大店驛迫暝抵宿州睢  
陽驛初二日早發陰而涼午飯百善道驛又二十里為  
河南界矣雨漸作驟巨驟細衣袂為沾濕然以久旱故  
殊快之蓋渡淮而北其地高多種禾黍豆菽甚穰而雨  
或時至不若淮南之龜坼也回首望東南天末頗陰翳  
不知吾鄉如何薄晚抵永城令左思明耀州人也繕城  
郭通溝洫增郵舍橋道事舉而民不告勞庶幾乎有為

者初三日四鼓發涼甚辰末飯會亭驛午飯石榴古驛  
薄暮抵歸德為商丘驛郡城殊堅麗吾鄉章中丞煥所  
築也聞章得謗以此令人茫然慨任事之不易守羅君  
大玘來訪時余舊僚李君嵩家居十二年矣詢之人尚  
無恙喜甚即往訪解帶小飲李云正月得公報囑郵吏  
物色公矣而竟為吏所誤非公來幾失公相與談往事  
問故舊不勝欷歔李髮雖加白而貌甚腴已出其子言  
恭見記余在齊日李為言有子元素楊太史字之曰繪

工而乞余為序余笑謂用修戲若耳謂而兒繪工也李  
默不自得去乃知改今名矣甚肅而辨能誦余詩至數  
十首劇飲分韻得闌字夜分別初四日辨色發二十里  
為舊黃河彌望皆芙蕖居人云東西可五十里初日照  
映光彩灑灑欲滴不知謝監詩可得當否微風發清芬  
涼氣透鼻摘蓮子帶露啖之溢齒甘鮮轉令人憶江南  
耳自歸德而西夾道垂柳濃綠交蔭翛然忘暑逆旅中一  
佳境也為成闌字韻語并得二章一贈李一贈言恭已

飯寧陵縣令宗鎰來謁未抵睢州守陶梓來謁遂止宿  
守絳州人余意或故恭介公琰後也問之果爾四鼓發  
有所避以來陽道黎明大風雨趨旁舍小憩晴乃發百  
里抵來陽日過表矣又三十里渡黃河宿公館傍有大  
禹廟甚宏壯初六日四更發道迂而濘已飯封丘又四  
十里飯延津又七十里抵新鄉縣馬頭湛湛新月欲墮  
不墮殊不勝情就枕已三更矣新鄉亦嚴邑也初七日  
黎明發自新鄉而西北未忝復豐茂已飯獲嘉縣漢武

帝獲南越呂嘉以其是日捷至遂名今南粵方用兵安  
得一飛捷書使明光動色耶午後抵修武漢高帝奪張  
耳韓信兵處也信雄武多智然一為帝詐而奪趙兵再  
為帝詐而奪齊兵一給而失國再給而失族何也信篤  
於信高帝謂不我負乃爾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是日欲作書家弟且以七夕故止宿初八日五鼓發寧  
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冶器集焉渡清河田禾  
益茂嘉樹渝鬱居人引泉水為長溝以灌有水碓水磨

之屬未飯萬善驛四傍栽白楊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  
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  
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  
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壑  
陡絕無底中為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顧中原  
惆恍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  
雨繚數十里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  
隨至誦唐人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語宛

然若畫為小憇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峻坂泥滑  
馬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軺驛初鼓盡矣是  
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  
石崖表曰孔子迴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  
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甚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  
始平得一小舒暝抵樵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  
復冒雨發辰飯高平午後飯長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  
四十萬人處也問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地

尚得銅鑌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為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秦何以得絕之趙卒四十萬人為二萬五千騎中斷不能併力合而為一又不能選五萬精卒擊秦絕甬之軍即糧垂絕當以死激士心決鬪猶可庶幾萬一因循至於饑相食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上絕甬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傅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

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為丹嶺復上下險  
阻可三十里而稍平暝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子所不  
欲走地也即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蠶絲也十一日五  
鼓發會潞安王守宮用來謁少止午飯余吾驛復陟高  
嶺至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疊嶂高低作  
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雨驟降道路幾  
絕駢毚輕輿中下見數足蹣跚旁皆絕壑乃知浮滄海  
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目不易也薄暝渡漳河

宿禡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鋪舍大雨忽復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鬣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水暴發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九退時時行絕磴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鋪且瞑矣衆前白更十五里為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鋪室

皆已傾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  
小霽乃決筴棄行李挾其人使佐昇束燎而前凡數渡  
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噌吰若擊數千金鉦洶湧衝  
突目不可正視麾導騎試之馬足雖陵兢然不能踰腹  
因賈昇者勇亂流謹呼擁而渡相慶且脫險矣行里許  
復逶迤攀高嶺其峻陜視前更倍雨復奇作束燎皆滅  
昇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昇者使自力而  
已勉上輒前踣下輒後踣跬武藿粉度不可卻奮而行

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候火亦至稍稍定抵驛將二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有淚漬痕因自哂柰何以六尺狗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日已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為巨澗沿澗水而北泉聲益奇崩峽東流為瀑布為簾為怒虬為渴虹者不一蓋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盡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渡氣竭興亦盡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鎮民家二鼓始見

月十四日五鼓復微雨已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  
矣申抵徐溝縣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  
至城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益甚  
從騎多委頓泥中譙呼之聲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  
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山者其中罅為澗澗旁稍  
高為道道稍有美地則為市舍美地稍寬而稍阜險則  
為城邑城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為田其最下所視  
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四塞

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闢為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睥睨輒作一樓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氣槩若趙襄子介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霸朝唐神堯李莊宗劉高祖至用以基大業劉繼元最後平張孝純最後下即周世宗宋藝祖之神武尼瑪哈之雄強而不能遽得志者亦地利然耳然偏陋而瘠其口無所不綰轂非帝王都會也十六日履任

江行紀事

余以六月十七日抵京口而楚候舟以前一夕至楚舟頗宏麗若浮屋為之一快以明日出江釀酒羊豕饗神畢為具金山別送者登絕頂悵望久之還飲僧寮熱甚扣舷呼巨龜不起問之僧云中兵毒弩死他洲矣蓋僧實不勝煩斃之耳予欲修焦山故事至五鼓候月與日出沒而僧寮穢不可宿客興已闌乃攜卧具下至舟別送者挂帆發晨抵儀真丞及郵吏出謁候夫久之至午

乃發風漸微將抵瓜步山山即魏太武所欲度師處也  
忽大雷雨疾風起江面蓬蓬然幾若佛狸鐵騎金鼓聲  
晚宿於夾次日多行夾中申刻甫出夾則已東望燕子  
磯矣度不可復涉第見連山叢楚千疊萬堞出沒於烟  
霧杳靄中徒令人慨想龍蟠虎踞之勝而已薄暮得風  
始渡抵龍江驛其明日督操中丞董公堯封出會俄而  
大司寇謝公登之御史大夫傅公頤亦至云業置酒淨  
海寺矣謝同年董在晉為寮案而傅則撫東土時嘗薦

余者也趣至寺道舊之外雜以諧謔趣傳觴至醉而光  
祿卿劉公一儒給事王君頤為酒西寮以待矣二君皆  
楚人也寮後倚大池菱芡貼水瀟灑可念酒十餘行迫  
暮乃罷劉公益盛欲與余談而未能也其明日張肖甫  
中丞來肖甫方撫寧國已貽書與余別矣而會避暑還  
金陵謁侍太夫人得余報輕舟下乍見慰喜久之方解  
衣大理卿杜公拯來杜公二十年同舍郎也已周通政  
詩汪太常宗元已又張尚寶崇倫來語少頃皆別去肖

甫同杜公獨留蓋皆有移庖也乃出余酒酒之母何而  
劉公復至劉素不善飲余與杜張呼盧浮大白酣噱及  
二公庖至則皆已醉而劉獨袖手坐湛若冰玉自可喜  
然竟不能有所談而別遂移舟至上新河宦金陵者鄉  
人及楚人更枉顧迎送不暇是夕宿上新河明日挂席  
行風微不能大勝水晚泊三山磯太白詩所謂半落青  
天外者也去金陵僅二舍許耳晨發三山望列洲陸務  
觀記其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其顛至今猶然以險

遠故絕無登者自是風益緩湍水益暴所歷慈姥諸磯  
皆若堞樓全出江中篙師役夫併力而絙以與水爭尺  
寸之力則益難然仰視峭壁無際奇勝種種逼人眉睫  
間江北紫翠一抹爽然在几案忘其行旅濡滯耳尋至  
采石磯謁太白祠遂登峨眉亭望江北中有大洲二連  
亘十餘里云是天界寺賜地也采石舊名牛渚蓋江南  
最險要處韓擒虎曹彬及我高皇帝俱以此渡江下金  
陵陸務觀謂江面狹非也繇此渡下太平則水陸皆上

游而金陵奪氣矣王處仲桓元子頗得其意故移鎮姑孰以遙控臺城而制其命也令張某出謁云郡離采石二十餘里陸務觀云僅五里餘不可曉也是日阻風余忽病病得之啖起麵餅而卧當風稍汗之已進枳朮丸二劑一鼓風小順挂帆行二十六日質明病良已早涼舟抵東西梁山二山俱在江中江為三西梁首若昂獅峭峻可畏而下有民居數十頗櫛比其尻為洲有檉柳蘆葦之利其中江為兩山所束下流甚勁風幾不能勝

行甚緩午後風便過大小竭山磯至蕪湖不泊而過所謂梟磯秀削鬱茂之狀若阿閃國一現耳行三十里野泊復大熱江中絕少畜而此地驟多小而善嚙噉為之通夕起坐不寐廿七日早微涼復挂帆行是時江極大而中有洲衡可十餘里縱倍之江遂分而二其小洲上有民居樹木禾黍相望江南諸山秀麗可挹午後復發寒熱乃知其為瘧也自是連日雖得風風絕小與水乍勝負過銅陵更一日瘧熱甚不可支至夜分始解晨疲

極小寢起而同舟陳生演輩爭詫余謂江南諸山中有  
四五峰若笏又似蓮花挿天而秀者不知何山也問所  
過地曰陽水磯余默然心知其為九華矣蓋亦以務觀  
記得之夫余能識九華而不及見與陳生輩見之而不  
知何山同一不遇也望太平烟樹晝人家出沒蜃氣  
中大是李營丘佳畫其明日瘧始愈其又明日抵安慶  
司理劉治出謁蓋守以御史試諸生之寧國不在耳放  
舟隔江為行計迴顧城堞若欄檻城中樓觀直入雲霄

得返照為丹矐金碧騰躍注射目不暇接則又李昭道父子筆也少選而羣山隱隱出沒遂得句云樓觀日將金紫錫江山天闢畫圖看蓋實際也明日阻風黃石磯磯在江傍水中大不能一室若巨龜而行舟絕畏之寧庶人之叛也問鄉導以磯對惡之立斬對者而毋何遇王師遂敗盖北音為王失機也自是日阻風強以百丈上進寸退尺殆類吾生平為之一笑寧庶人豎子耳而欲卒卒效吳淠徒成新建伯名然新建功甚大使稍緩

事機有不可言者念平乘青雀喋血波濤中與安慶之  
守憮然移時忽風小便挂帆薄暮江豚蔽流而下十餘  
里不絕以晨抵雷港驛蓋七夕也離家恰一月矣自是  
復行夾中自采石而上江甚大然中多巨洲有芟蘆之  
利日積為沃野民居鱗次其內夾僅若官河而外江狹  
處不過一二里太白所謂大語猶可聞者後數千年吾  
懼其揚塵也晨抵彭澤泊北岸垂楊映帶漁罾簪筍比  
比早稻登積儼若吾江鄉也有祠翼然棹楔一新嘉靖

中所建以祠小孤神者其稱曰碧霞元君又曰小姑之神是不唯訛小孤為小姑又併小姑元君為一也為之一笑忽見西南高峰挿天秀色奪目問而知其為匡廬也三日内當落我杖屨中矣其諸峰真若兒孫獨江北有屹然不肯降者詢之人云黃梅五祖山也已遂決策登小孤從者有難色呼舫艤亂流而度小孤在江中央大不能金山三之一而高倍之亭亭如白玉筍四壁峭上無路舟至其所旁石障南流而下直瀉三尺餘波浪

鼎沸中為旋渦數十極可怖絕壁中有微虢可攀援而登攝衣掖小蒼頭拾級行數百武且行且喘至神祠而休馬憑欄極眺其東南皆為諸山所蔽雖蒼翠可愛目境窮矣獨西則插天之匡廬而稍北則平疇決潏黃梅山之不肯降者與烟霏相低昂耳或云絕頂可攀緣蘿葛上而道險甚足力不能勝乃浮十餘大白遂下大抵此山以小舟四周而上睨則所見無能勝者既登之乃平平耳其山皆石骨無土聞其根甚細若蓮花莖故自

異也抵舟署彭澤令事通判顏某來謁云縣非陶公令時舊也彭澤故在湖口西去柴桑不甚遠且欲留余游他山不可乃發自是北風復橫作行不能尺寸矣止數里外蘆葦中薄暮風轉行四十餘里復休其明日復阻風大江渺瀰空濶蓋不為洲所奪也久之風復轉晨過大孤山在鄱陽湖口直一丘耳意當在金焦下風帆彌亘與天不盡當是取南昌道也慨想高皇帝陳友諒龍戰時事為之魂悸牧野七十萬昆陽淝水號皆百萬然

彼乃自敗耳長平饑卒敗而後坑雖復殷山血川亦不足道吾不知黃帝蚩尤時作何狀項羽河北胡陵併此而水陸三耳匡廬五老之勝在眉睫間兩腋竒思飛動既抵九江而兵使尚君德恒部使程君拱辰守張君應治來訪頃報謁稍與談匡廬咸唯唯無適為主者而亦會阻風久驟得東北風不能奪舟人意遂發挂帆月色烹魚佐酒却望匡廬一帶步步惜別次日已抵富池驛馴鴉來棲檣飛取食若承蜩可愛少陵詩及務觀記盖

千載矣而不變此鴉足稱楚世家為之一笑江為兩山  
所束不甚廣而秀色益逼人翰墨為潤薄暮抵蘄州不  
宿而過時連夕得北風微涼銀河珠斗掩映月色與波  
下上酒酣歌少陵北風攜爽氣南斗避文星語覺自神  
王明日晨過道士泐泐有祠廟鼎煥草樹沿路蒼茂而  
其最險處峭壁直上數百尺波濤若沸幸風駛僅勝之  
道士泐一名西塞山陸務觀謂即張志和詞西塞山前  
白鷺飛地也然所謂桃花流水鱖魚肥及斜風細雨不

須歸景象殊不類其北岸遙山縱橫人家隱見樹色中  
亦佳境也豈張潛所謂斌媚散花峽耶峽當作洲蓋趣  
句之誤耳志和故當於此地漁釣自此江漸東山而狹  
山亦隨小乃至黃州時御史方駐黃而余晨至左叅政  
鄭君雲鑒僉事蔡君一槐戢君汝止來訪云御史將欲  
發疏謝謁客郡邑守令而下咸來見不勝煩報謁三君  
留飯戢君所多談佛理傍及書畫蕭然忘此身之將就  
籠也凌晨始修謁御史尋辭午飯同年丘侍郎岳丘公

以都給事中事世宗疏稱旨擢二禮部尋當出叅外省  
遂棄官歸秋熱不肯解而予復苦河魚疾飯畢亟發三  
君為餞赤壁間竹樓雪堂遺跡云俱在府署中亦略存  
梗槩耳赤壁在黃西南門外城據其半以故所得地益  
少亭館剝閣之類復蔽之第土色正赤若硃砂堊丹而  
堂據其右阜表裏皆大江足憩也余攜所有王晉卿烟  
江疊嶂圖而蘇長公為手書歌中有語云武昌樊口奇  
絕處東坡先生游五年距於今為五年者八十矣而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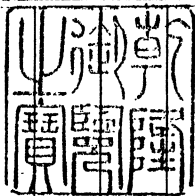
跡如新三君摩娑久之既賞且慨酒數行攜飲水月亭  
一大盤石也乃呼小舟方之汎江凌洲渚而渡蓋水久  
漲大江合夾而一極望渺瀰叢柳若蘆若藻依然殢人  
三君顧余而語曰今非七月望乎柰何寂寂令前輩笑  
人於是縱談江山形勝是否周曹鏖兵處與蘇長公詞  
翰之妙將壇藝苑奇絕爭勝然一轉眄間而有情者俱  
盡徒令無情之物以一培塿借而稱雄於長林大山間  
蓋不得不托之瞿曇維摩氏家而蔡君時豎偶然難發

余機二君亦爭自愉快也曰長公固言之第自具賓主耳恐不如也談謔久稍沃以酒故不能醉抵余舟盡三鼓乃別時月色益明而熱不解徙倚久之姑就寢其明日發自是江頗平山亦多斷續不復如黃以東矣忽覩竹木後連數十家婦稚雞犬相望亦有豆棚瓜蔓之屬宛然務觀所記也第問之土人如郭景純江賦葑田之說則無之風忽順以一日夜逾二驛而上抵青山磯而余蒞任期尚遠即磯泊者三日頗料理篇咏之類成帙

大抵黃州而下至京口二千餘里所見無非山者其山  
江南北固不絕然恒相讓而奇憑兩舷縱覽得一勝即  
擬作數語酬之度前所得更勝則欲奪而予彼更前更  
益勝不唯吾所擬窮而勝亦以日習故亡矣其浩蕩縹  
緲則無如眺海門望鄱陽其山之雄秀峭麗則無如九  
華匡廬而恠削以小孤冠耳吾因記陸務觀以夏六月  
發臨安十月而始入蜀余所經道得務觀十之五其月  
日僅十之二務觀一倅耳然所至亡不造謁亦亡不盛

供張留連彌日因得縱游江山之勝採奇弔古而余所  
至自倅而下不敢具主禮守亦他出不在在而亡為主  
者余不佞不能如務觀為世推重然亦見宋之郡邑守  
令其公厨常溢日以宴客詩酒酬咏為事又其時大江  
之地與金邊堠相接處處稱雄鎮今天下一家而濱江  
多為槁壤其民有遺利而官有遺政蓋不勝其蕭條荒  
落之狀至使名雋開士精廬勝境化為樵牧之區而無  
可問問之亦無有能對者古與今不相當而相反乃爾

亦大可慨也其明日當入武昌因燒燭而為之記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

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昫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張

頊

謄錄監生

臣

鄧肇槐

欽定四庫全書

倉州四部稿卷七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志二首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余以所聞答之退而詮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文

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六品鎮撫七品冠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上大朝賀宴羣臣指揮自使而下得刃介侍左右廷列其從校五百人夜則殺十之九入闈宿候指使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毋隸大都府稱親軍云而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徑法曹其祿秩名號無

以越異諸軍也乃勢則奕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  
事者失其名頗恣而舞文有所操舍上微知狀執退之  
悉火其榜掠具又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  
小咸徑法曹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與獄稍稍夷  
它軍矣而燕王初起帥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  
綱叩馬首請劾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  
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鈞人意所嚮先發以為績王日  
益幸愛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為都指揮僉事

治錦衣親兵復典治詔獄天子既繇藩國起以師脅僭  
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矣綱覘之  
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大以為忠暱之聲  
歟亡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勛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身比  
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指揮莊敬袁江  
千戶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  
千端上久亦頗悟疎之中貴素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  
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上大怒即日捕

誅網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網其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環薄駟僧陰斂陽卻攬挹蠶尾包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舶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僦人牛立槁又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

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瑟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網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輔牀、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

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姑陳氏姿首欲買置媵為都督薛祿所先怨之過於大內持鏹鏹祿首腦裂幾死祿懾不敢言又道恚都指揮伊實特穆爾不避誣持其冒賞事捶之死綱家蓄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敗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

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網舍人蒲伏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綵綺四十疋願得從暫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紫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網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網什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網自唯威日重重且迫上冀得所欲當端午上射柳網

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網謬為不中瑛折柳鼓噪竟射無紕者網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網為天子腹心臣員委任妄意不軌擢網髮不足數罪罪誠當萬死其僚指揮敬江千戶譙春鎮撫瑛比周為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天下自紀綱誅終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畫可領諾而已燄中消不復能望網矣宣宗朝初理衛事者指揮使王節上嘗燕

見太師英國公張輔從容言公有昆季在可加恩乎太師頷首言主臣輒若輒者蒙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石然奢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也上召見信曰是英公弟耶趣武冠冠之遷錦衣指揮使予世襲信為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為四川都指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為左頗不懌然自是諸后妃尚主公侯中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譖選遞進治事鮮世業矣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僉事劉

勉指揮使徐恭咸丈無害上年少中貴人用事者王振  
張甚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  
年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鬪雞擊鞠狗馬之好不事事  
事頗推繇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  
膝行遽蔭戚施振甚暱嬖之國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  
振陰令順訐其伐廟木事囊三木廟門久之始釋有雷  
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振  
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為卿

共祀忤上下獄順撈咎璘使引球為具藁草即朝班中  
猝之出球不知所坐歎第曰若諛振死我死即訴上帝  
耳竟與董璘並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廩之弗得也而  
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久困矣歛起持順髮拳且蹴之  
曰死老奴今而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不  
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上北巡邊也先陷土木敗聞  
時郕王監國朝羣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弟指揮  
山海未報衆忿閤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胥後命

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揅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壘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珪無算於是理錦衣事者指揮畢旺碌碌循職而已而英宗之在敵營也校尉袁彬始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嫠緹騎既從征沒敵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橐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為隱語悅上獲一羊髀烹而共啖之晝斧薪伐冰夜則以

背承上足而寢敵挾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躡關而下  
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上至為泣請之不得而和  
敏者故番人官為賜姓楊以譯鞬從陷敵頗幸額森間  
以詖譖解之僅免額森欲使妹尚上上謀之彬曰不可  
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為治糜啖之身壓  
彬背汗洽良已及暮上還稱太上皇絀彬勞僅拜錦衣  
百戶太上皇還為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趨為都  
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

御溝達之黃金十鎰白金二十鎰綵綺鹽醪醢醬乾糒  
充實又加賚妻異繒精鏐各有差擢楊銘千戶賜半之  
間夕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逮  
杲顯達初以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積功次稍遷  
至指揮而其所任校逮杲繼起與同列上故緣中貴人  
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  
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杲  
數伺忠國公罪狀聞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上益

貴重杲理篆者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杲遂持吉祥  
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  
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擒詔  
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  
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專治獄或上  
有所怒特下與緹綺賊曹鈞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  
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達為人沈敏善計算所讞恒  
規上旨而決時上業已誅曹石內惴不自安恒借達為

疆而達多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上  
最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  
命達賞賚無筭而達內害賢寵譖於上曰是嘗受陸瑜  
金酌尚書者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故位  
達上達知上薄之構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  
然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  
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少年楊賢者  
嘗為漆工尚方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

害之因上疏詆達姦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恚捶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復與前前廼愛耳達曰吾小人何辦為此李學士草耳達大喜趣罷咎出湯沐沐賢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為袁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楊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

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寬他人為也上悟趣出袁彬  
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衰不寄心腹  
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上崩李賢益重達內  
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詔執赴法司論戍嶺表演  
行袁彬帥僚出餞郊墅握手語繾綣已揮囊金為解裝  
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者風彬再遷掌衛事至  
都督僉事乃卒楊銘亦仕至都指揮代彬者都指揮同  
知牛循中貴人王猶子也亡何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

驢驢始以父任百戶家貧未娶落魄不為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偃而候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驢異謝不敢夫人志曰老諄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革耶少保笑謂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驢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篆者一人所統緹騎百人頗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奸機密大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

東西司房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  
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領  
廠事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鈎察出人帷簿間  
錦衣二千戶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牘徑至上御所稍  
稍出衛上矣憲宗朝上幸太監汪直欲尊寵之別為置  
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而選得糾察中外文武大小及  
民間事嘗入郎署紕掠郎至死擅乘傳凌漕河入陪京  
而縛留守大臣海內脅惕搖手亡論東廠詎錦衣久之

始罷西廠不設孝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御史臺廷尉  
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騎逆自斂不  
敢有所為而其帥如季成李珍趙鑑亦後先遂遂守祿  
俸而已獨牟斌以指揮領鎮撫有聲斌字益之博學曉  
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恒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  
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即言壽  
寧胡不指其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  
對則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不

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蕡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莫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愬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它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為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原以失元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

知府劉祥搏其守閭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閭賂陰喝彬令歸曲祥仍為閭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為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蓋庫屋敝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茂如也始劉瑾用事時諸中貴人相與蠱說上復建西廡使谷大用領之而馬永成丘聚分領東廡

皂衣團牌縱橫燕中人人不聊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  
張文義為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綵表裏作威福  
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瑾命侍應對不  
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林也文義尋從瑾伏  
誅高得林罷都指揮劉璋代璋罷亡何錢寧貴治衛事  
錢寧者不知何氏少孤鬻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冒  
錢寧生而警敏巧媚異常兒能頗嬖之時鎮滇携以往  
俾主侍應賓客而滇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見異

其相因大贈遺金帛曰苟富貴無相忘寧跪謝曰君侯  
幸厚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侯  
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死推恩家人寧得受  
錦衣百戶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稱朱壽  
若張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上於豹房為握槊走  
馬手搏諸戲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為義子俄進  
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屬焉凡所從幸  
南海西苑網魚兔射狐豕手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

塞直抵延綏徑漠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官  
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簸威澤所  
頤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  
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叅將鎮金齒嘗故勘殺  
平人二燬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  
唐龍龍不承抵和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繇中  
貴人進乎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為恭謹叩頭稱死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為請不能得賓客

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顧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  
乃宛轉為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  
總鎮監倉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為薄擲弗顧  
然寧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  
柔媚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譖傾寧居  
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伏獄上其  
畧曰故左都督寧寅緣中人托號義子濁亂國姓玷污  
天秩諸所願使同於山嶽及非受上云何詐稱得請或

口授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脅取方鎮  
郡邑文武金寶瑰異直巨百萬其姻族錢永安子傑等  
貫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國姓至都督都指揮等官故  
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為下兵部允之倒  
授阿銛故滋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世寧條列庶人不  
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質萬方逼  
戍遼左上未有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疎且非次不當立  
欲伺上間內入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為契約假以進

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闌裝七寶帶一奇繒綵十  
為御書加璽詭言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  
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  
蕭儀發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按石室宵晝寧信旦馳  
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連寧寧  
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  
皆殊死詔曰可籍其家黃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  
玉帶二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瑇瑁像佛像二胡椒千

五百石他奇珪方弩器甲名畫稱是斥賣園宅直三十萬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永安等皆從坐誅寧為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誅人頗有稱惜之者上既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學士楊廷和等合策輔政詔下革傳奉遷者錦衣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所留舊臣治錦衣事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國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聶能遷為指揮僉事能遷者清平人素險猾亡

賴多計數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上時下羣臣議崇獻皇帝未決主事張璉桂萼言上實獻皇子何以考孝宗宜考獻皇帝上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遷故善中貴人崔文有所窺見疏稱璉萼議是當聽上前以逐二三大臣而召璉萼等議矣禮成能遷亦得擢指揮領鎮撫事而會上修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疏言臣為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為奸臣張璉桂萼所忌絀弗錄即二臣非臣弗勝也而獨

進師傳備阿衡之寄臣區區一戎銜賈人子拾級可便  
得耳且詹事黃綰私新建伯王守仁為行賂璉以萬計  
許大用守仁請悉賜罷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遷語誣  
妄獄上杖之百戍嶺南尋瘐死天下快之未幾王佐為  
都指揮使領衛事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累遷督  
漕叅將佐為人謹愿有志介閑射便騎以刀筆吏能稱  
也然時時援古義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  
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明法警之上以春

朝慈慶不為禮銜鶴齡等未發而建昌侯坐故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逆上意與其儕偽為疏草恫喝鶴齡得且萬金矣鶴齡不勝賂拒之乃誣鶴齡兄弟毒魔呪咀上盜內藏金寶通慈慶侍人至相與為巫蠱以急變聞上大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為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東

山等閹門外昂之不及旬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安慈  
慶曲成上孝稱社稷臣云而佐竟以憂思過度得疾死  
詔特贈二階為左都督代佐者陸松故從上興國衛士  
也頗謹信識大體於上怒時時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  
卒有子炳代松者陳寅寅亦興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  
松然謹身自殖耳不能有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命  
監南北郊壇工累遷後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賜璽書  
褒諭安車駟馬就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

保代寅者陸炳炳少以力幹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數遷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上幸承天行宮火炳以宿衛排宮門負上出於焰上心德之不欲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人莫測也炳既歟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為敬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嘗捶殺兵馬指揮為御史所繩詔弗問大學士言故愛暱炳炳亦事之謹甚而亡何御史紉炳亂離政擅榜禁小錢諸

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金解救不得長跪  
泣謝罪乃已炳楚士街大學士言刺骨而會言與其同  
列嵩爭寵不勝免炳合謀嵩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上  
怒為誅言大學士嵩更德炳且竒之引與共籌策矣炳  
所選用衛士緹騎皆長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  
耳目所睚眦無不立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而炳  
方得幸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諾者晨拔實同列  
故其下甚畏炳而慕趨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

入援總天下兵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蔑如也而獨意憚炳炳亦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即訐其謀反狀族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者宿握重自恣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貲滿萬以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為敬禮士大夫士大夫即上所甚恨下詔獄廷杖援

之不令死以俟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道里飲食費  
不惜也炳既貴驟得薦紳間聲而又善上所親近者中  
貴人司禮錦元相嵩咸與炳結婚姻盤據相重矣上彌  
益幸之召入侍西苑直供奉青詞加兼少傅食伯爵奉  
炳又益遴緹騎驍勇者七千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  
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間駢脅起乘跡射之士以千計衛  
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大司馬持  
其籍仰屋歎而已元相嵩既已縱其子攬文武選權而

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有  
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十之三  
四炳所蓄金珪竒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  
歲出饋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領巡  
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督加  
太子太保希孝寬然長者不耻為屈得元相驩然炳既  
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  
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無意害之嗚呼錦

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姦則司隸也至  
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  
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叅綸綍不亦殆哉炳所與共事者  
都督高恕麥祥黃浦此皆中貴人子弟飾輿服肥酒食  
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羞接席者  
何足道哉

庚戌始末志

蒙古師曰小王子故元君後控弦可數十萬人其人甚

富而饒樂有帳九帳蓄珍珎直百萬或云故元府藏物也嘉靖甲午大同叛殺其帥陰媾小王子入援敗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復顧我僅以策降大同而已不復能有所誅討敵別部濟農有子十人人萬騎又諳達亦強盛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稱為君於屬卑取羈縻而已不復肯奉調預朝會曰黃毛者異部凶悍不大能別死生有君長而衆少於三部敵或時深入黃毛又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敵

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辛丑濟農及諸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山西固多僥悍射士目不習戰多委棄賢業走山谷間不幸遇之即長跪捧首待殊亡敢抗久乃稍稍易之又憤恐合邨落為築戍堡簡健夫日夕乘城掎白挺所在反有斬獲而敵出計得不償會濟農死乃絕不復窺山西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尚書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

却之尚文老矣耐披甲臨陣與士均苦樂爭願死為將  
軍亡何萬達入兵部尋以父喪歸而尚文卒侍郎郭宗  
臯代萬達都督張達繼將大同兵庚戌夏六月敵數萬  
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伏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  
往來為餌間騎報都督達達素以果銳敢入至大將意  
輕敵合兵未集而挾麾下前掩之敵發伏圍達馬倒  
遂見殺副帥林椿不介馬而馳救達亦死敵退事聞逮  
宗臯及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具狀即朝堂杖一百發

謫戍遼左詔褒揚死事者贈張達左都督林椿都督同知予子官指揮尋用給事言加予達一子俱賜謚立祠春秋祭弗絕敵既得二將首遽引兵去意叵測而兵部以總督巡撫帥副請兵部左侍郎蘇佑暫行總督使使即故尚書萬達家起復俟後命故僉都御史趙錦巡撫故咸寧侯仇鸞加太子太保為總兵都督僉事徐珏為副總兵俱乘傳往天子以非常遣慰撫意甚至佑抵鎮即上請益兵食未報及謀敵中語欲寇宣府東遼左西

而兵部尚書丁汝夔黠黯於機事又憇謂上厭聞之不  
悉奏止申飭薊州撫鎮嚴備耳警漸夥乃發諸邊兵萬  
二千騎及京兵二萬四千騎分布諸關隘邊兵取羽檄  
符會期久又遠未悉到京兵市人子大都為人傭作急  
取數耳不復能見敵以為常八月十五日敵諳達等部  
至古北口以數千騎騎備鍬鏹攻塘且嘗我而薊州兵  
出火礮矢石從上下敗之敵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  
精騎繇間道潰牆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

山谷林莽中敵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筭先是家  
君以御史按順天得報敵攻古北口度我兵弱非能禦  
者夜草疏言敵慄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  
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搖事係非小請速  
集廷臣議戰守策早上之而身出駐通州曰此城國家  
喉領也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拘收漕艘泊西岸甫畢而  
夜半敵果至營河東家君復為疏請援兵總城使使來  
京師始震恐集諸營兵少壯者已悉出邊堠敗死餘僅

四五萬老弱半之而總兵提督太監役占又萬計倉卒從武庫索甲仗武庫閹又援例需價以不時發久之未能軍丁汝襲乃始以聞上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九門門各文武大臣守之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督給事御史募良家子蒼頭義軍誓萬合坊甲保伍列諸門睨間集天下應武試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敵逼通數日前沮水未能度家君日夜乘城守廢寢食連告急中議乃遣都御史王某以三千

騎往通而咸寧侯鸞以大同二萬三千騎至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游擊將軍徐仁以三千騎至上內視稍彊各賜書褒予金帛令躡敵而拜咸寧侯為平寇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加賜龍衣上尊玉帶千金得密啟封記其文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再進楊守謙兵部左侍郎總團營各路太子太保徐階奏釋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效都督陸炳請出太倉米減直濟流徙老弱俱報可尋以都督炳言戶部臣不早

計餽餉軍興食緩期士道多餒死詔尚書李士翱而下  
褫職冠服領事徐階又密請上還大內視朝問羣臣計  
事上心動而六科給事尋窺復有疏上切責之丁汝璉  
在兵部恇怯擾擾撓之衆束手耳時遣募哨敵虛實者  
非素習出城道遇老弱扶血即引歸妄言見敵某所某  
所汝璉第首領不肯覈行罰即宜賞亦嘆惜手尺布斗  
米勞之以故敵切近卒不可憑據而成國公希忠等自  
以營兵少恐見且獲罪乃東西調掣掩補士疲不得息

家人漿食無所爭囁嚅出志語而竟莫曉誰調也則羣  
訾丁某丁某欲肉之云語稍稍聞上時宣府延綏遼陽  
山西援兵漸集悉隸屬咸寧侯而楊守謙以保定兵營  
城下敵輕騎劫掠焚積聚或三兩旅進誘我兵欲縱守謙  
恐陣動約勒不得發是日賊掠監馬御廐獲內使八人  
不殺維之見諳達踞坐氊帳中謂曰若歸見大明皇帝好  
為我致書因解送歸見上啟書多嫚語求貢上乃召大  
學士嚴嵩李本尚書徐階對便殿因出敵書示命徐階

出集廷臣議許貢可否是日午文武臣既集尚書階方  
出書顧六卿議云何咸唯唯相視莫得發而國子司業  
趙貞吉抗言此不必問問則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說進  
者且敵大入寇震宮闕罪在不赦而扼我吭迫乃許之  
此何異城下盟諸君宜力請天子御奉天門下詔罪已  
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後赦給事中沈東罪

請旌尚  
文下獄

捐發藏金百萬以百金易一人不效貞吉當任

其咎檢討毛起言敵勢急暫許之邀以出塞既出而後

不許起語。督然中貴人業稍稍聞上矣。是夕火光燭於天。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上使馳騎召毛起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而以趙貞吉建言疏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稱詔齎萬金宣諭行營將士。次日禮部示報羣臣具服。俟命闕下者。亭午上始出御奉天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唯守門大臣不在。上還宮。羣臣就午門跪聽宣勅。諭於是羣臣則皆蒲伏。惴恐計上必重有所處分。迨散門且鑰矣。御批徵通州駐守都御史王某。

下獄而擢家君右僉都御史代之某以先日至通則令  
兵第營城外而身城中閉閣卧而已會咸寧兵來敵少  
引退兵久饑其游騎或遁道入村店食而某發騎捕執  
下獄死者以十數咸寧兵大開欲甘心某巡倉御史言  
狀上怒故徵某寇燒掠近地連日多係累婦女輩者及  
耄倪悉飽刃而所殘破多中貴人園宅別墅爭環泣相  
告訴言尚書丁汝襲貳於敵假重兵故尼之且上累有  
詔責發殊不以為意而楊守謙怯兵距敵僅數武釋弗

擊夫人臣疾趨投袂而勤王者固如是耶上時從高望  
火心固已恚恨諸治兵者聞是益奮不誅二臣亡以懲  
乃捕丁汝夔下詔獄就廷訊復使使繇軍前逮楊守謙  
回下三法司議罪聞上方坐齋宮促具獄論死牘冗吏  
人錄未竟僅延刻而上以法司比周緩之也於是刑部  
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悉下獄廷  
杖貶祿秩數等丁汝夔楊守謙俱棄市汝夔仍梟首不  
許收葬流其妻三千里子適戍鐵嶺刑科猶按例覆奏

上愈怒杖都給事中張侃百斤還里餘杖五十時敵前  
後出剽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捆載已乃徐徐從東行循  
諸陵而北諸道兵屬大將軍凡十餘萬騎相視莫敢前  
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八  
十餘以捷聞九月朔寇出境盡京師始解嚴蘇佑改勅  
為直總督復用故尚書萬達理兵部尋以未至罷之左  
諭德趙貞吉以復命忤旨下獄杖九十謫邊邑尉指乃  
為廷議發也兵部臣言團營五軍三千總帥不職寇來

卒何以應之詔勒太監高忠等入內罷成國公希忠遂  
安伯陳鏊柄奪兩月俸中外謂未蔽法云併三營曰戎  
政促咸寧侯鸞入理之徐珏代鎮大同進鸞位太保加  
賜金幣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志五首

北邊始末志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  
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謚曰

惠宗而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  
帝皇太子阿裕爾實哩達喇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  
獲太子密迪哩巴拉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  
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庫庫特穆爾平章  
魯爾右丞賀宗哲咸會焉兵稍稍振立凡十一年而殂  
謚曰昭宗次子益王特古斯特穆爾立七年而丞相納  
克楚以別部二十萬衆降於明又二年營捕魚兒海大  
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王

走至伊蘇岱爾遇害五傳琨特穆爾咸未幾而弑不復知  
帝號矣永樂初珪琳齊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弑之太師  
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布尼雅錫哩為主稱汗焉  
而當洪武時強臣孟克特穆爾據衛喇特死衆分為三其  
酋曰瑪哈穆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不肯與其汗朝會上  
表貢貂裘駿馬珍異仍請封詔封瑪哈穆特為順寧王  
太平賢義王巴圖博囉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  
驥使布尼雅錫哩見殺上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

而布尼雅錫哩已為衛喇特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胸河矣  
丘福恃衆不為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上自以五十  
萬衆出塞逐布尼雅錫哩敗之遠走而阿魯台自以其衆  
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瑪  
哈穆特等乘布尼雅錫哩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為故主復  
讐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王衛喇特貢使遂不至  
十二年上以大衆討之瑪哈穆特等三帥掃境來戰不利  
遂遁阿魯台使其大帥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

酒糗綵幣有差十三年衛喇特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  
瑪哈穆特死封其子托歡為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  
興和二十年上討之次殺虎原阿魯台遜降其異部大  
帥額森托噶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上復親討阿魯台  
出塞數千里不見寇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托歡稍  
稍併有太平博囉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  
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為汗而衆不可乃行求元後托克  
托布哈王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喀喇沁等部

俱服屬焉正統八年托歡死子額森益強盛自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没中人振挾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為前軍復大敗勇死額森遂乘勝前逼上於土木全師俱覆上蒙塵額森詭稱送上還潰紫荆而入躡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之額森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於楊洪軍而會中國已立郕王為帝額森

失所挾平章巴延特穆爾從史之復奉土歸是時額森  
兵威出布哈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上數使使賂遺  
額森又通布哈王以間之天順四年額森遂以兵滅托  
克托布哈弒之致書上自稱大元天聖汗上令答詔稱為  
衛喇特王成化中額森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為套  
衆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  
可得而考矣至弘治中敵酋和碩大舉寇大同我師敗  
績詔平江伯陳銳為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邊坐逗留

徵免敵勢益盛踏水過黃河住牧改命大將保國公朱  
永中貴人苗達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韋州  
禦之復不利和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額森之  
後嘗稱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額森遂主諸部嘗怒其  
丞相額布勒欲殺之額布勒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  
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  
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  
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

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  
叛殺其帥陰構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  
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從父曰濟農曰諳達濟農分地  
河套當關中次饒諳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  
寇抄而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  
萬人厭兵稀發濟農有子十人人萬騎諳達亦十餘萬  
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稱為君長不相  
攝別部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敵或

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徽取子女玉帛敵苦之後合兵  
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辛  
丑濟農及諳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  
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濟農所鹵忻代倡伎  
縱淫樂不休卒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諳  
達日益彊盛有子曰杭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  
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翁萬達發大同  
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

侍郎郭宗臯為總督庚戌夏敵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  
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達副總兵  
林椿逐之既入伏悉殲焉事聞逮宗臯等治罰有差敵  
既得二將首遽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諜者云方脯  
羊馬肉鍛鋏鑊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  
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  
遠以不時至而京兵市人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  
以為常八月敵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礮

矢石從上下却之敵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敵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筭俄而犯京城游騎掠通州三河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策唯有杜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詔拜咸寧侯為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騎敵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捆載巨萬徐徐從東行循諸

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市以中敵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諳達與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駕下而敵亦小小為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死事露敵復關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尚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諳達有四

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即所謂杭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諳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杭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予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望之若冰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矣宣大之間敵錯而耕牧如碁布也三城反外障焉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也然諳達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剽志而

無據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杭台吉日夜扼腕曰老  
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且旦日得敵柄矣

### 三衛志

自北邊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則無如  
諾延三衛焉其人始為烏梁海即奚契丹種類也洪武  
中為蒙古所抄乞降高帝為置三衛統之自大寧前抵  
喜峰近宣府曰諾延自錦義厯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  
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唯諾延最強久之

仍叛附蒙古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以賂請而烏梁海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魯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烏梁海等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綽羅河斬馘無筭宣德三年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

首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  
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  
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興  
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諾延於虎頭山鹵  
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亨進徹  
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我刺骨因  
通額森為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  
小小為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射殺叅將陳乾薊

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為薊帥有威信三衛衆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貪功尋却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諳達大舉入塞庚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擣其地以為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敵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為鄉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敵情告我得預為備故迫則毆入

敵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為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哈密志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之咽喉元族屬威武王恩克特穆爾居之永樂四年遣使人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察遜罕都罕都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

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托克托卒子博囉特穆爾立為  
其下哲琳所弑王母諾衮達喇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  
阿里調其衆掠齊勤蒙古不從恚即以兵劫王母及金  
印歸王母之外孫哈尚遁肅州久之甘肅守臣奏納哈  
尚復王哈密而阿里死子阿哈瑪特代之哈尚貪而殘失  
夷衆心弘治初阿哈瑪特挾詐殺哈尚據其城上言哈尚  
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  
仍賜璽書切責阿哈瑪特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

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善巴  
為王使哈密頭目阿穆蘭輔之阿穆蘭勾引哈喇輝夷  
掠土魯番阿哈瑪特怒復以兵入劫善巴及金印而支解  
阿穆蘭以殉弘治六年事間命侍郎張海都督緡謙經  
畧之戍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哈瑪特遂自稱為  
汗畧罕都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  
謫免矣八年阿哈瑪特留其將伊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  
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襲

破哈密伊蘭走獲善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  
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哈瑪特復據哈密乃奏送  
回善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咸寧伯王  
越帥諸路議還其使善巴至則復故封遣兵護之國所  
以勞賜阿哈瑪特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善巴嗜酒搢  
剋欲迎阿哈瑪特次子章特穆爾來為王善巴懼逃之沙  
州而會阿哈瑪特死諸兄弟爭立章特穆爾弗果來都督  
舍音和珊等部誅謀叛者迎善巴復之十七年卒子巴

雅濟立時章特穆爾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巴雅濟稍定國亂自立矣上書求章特穆爾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莽蘇爾已復襲下哈密逐巴雅濟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莽蘇爾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莽蘇爾謀知兵罷即不肯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

不絕且頗與肅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而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莽蘇爾以萬騎寇肅州游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使內應悉捶殺之而使使媾幹爾達兵掠土魯番部落蘇達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王瓊與澤有郤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其官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御史劾王瓊挾

私忌功廷和為內主乃逮瓊戍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尋蘇達勒以二萬騎  
入甘州焚廬舍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  
遇海西酋額布勒敗之鹵首百餘即上言蘇達勒中流矢  
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  
人璉萼用事廷和讐也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為西帥瓊  
復上書辨澤九疇事且言蘇達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  
誣罔論戍而瓊出揚兵境上喻蘇達勒利害遷哈密罕

都諸部散之近地蘇達勒訥不敢為寇諸國稍通貢然  
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畧士也與璉  
萼善然頗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  
夫國家立哈密欲以為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  
幾與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厭兵不能滅土魯番棄  
哈密閉關絕朝貢寘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  
奈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事  
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肯可採也陳

九疇果而擅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愎而脩怨然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璉萼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而論之可思已

### 安南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有國焉易李陳者二姓而我明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關後王陳日焜為其臣黎李聲所弑李聲

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奩為國主詐稱陳氏  
絕無後而奩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  
之孫天平者間道繇老撾傳至京愬其實詔切責胡奩  
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奩為順化郡  
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嵩以兵五千護之國伏  
兵起殺天平及薛嵩授表於境事聞上大怒而會占城  
訴其吞併狀有指乃拜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西平  
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大發兵

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西平侯十餘將軍將巴蜀建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躡坡壘隘留二關而入底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悉衆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烟燄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前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賊艘於木九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

水關江水為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  
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筭  
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交趾布政司都指  
揮司按察司為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  
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為英國公侯晟黔國  
公餘爵賞有差下季犛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定作  
亂偽稱日南王既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  
不利大臣死焉英國公輔復為大將率兵討破擒之并

其黨陳希葛等磔於京踰年而陳季擴復叛季擴即簡  
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衆其勢重於定輔復率衆往  
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之下交南凡三獲偽王威震  
西南夷中遂留鎮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  
威惠衆脅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  
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  
勝以為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  
特詔赦之為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

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略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掎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為前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創死大軍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筴遣禮部左侍郎李琦

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  
之利詭陳氏已絕凡再往返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  
通政徐琦冊為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  
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麟  
立一名龍僭號紹平偽謚利為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  
以代身金人來冊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偽國公阮  
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持  
節冊為安南國王賜馳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改號

大寶久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偽謚麟為太  
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己卯為庶兄琮所弑自  
立僭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  
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  
宗紹相攻為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自率  
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破虜王茶全以歸  
弘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鎬僭號景統偽謚灝為聖  
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敬嗣僭號泰貞未踰年而

死遺命立其弟誼僭號端慶偽謚敬為肅宗欽皇帝請冊誼立四年死於弑其頭目黎廣度黎垌鄭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誼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聲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昭之第三子黎調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詔許之調一名澄僭號洪順追謚誼為厲愍王初灝生

二子長即暉次子昭一名鎮偽封錦江王暉生敬誼昭生灝賄誼被害時昭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賄而灝之子偽沱陽王諛及弟應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諛妻鄭惟鏹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賄非其意也賄既立偽尊父昭為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鏹鄭綏與其黨陳直弒賄諒山都將陳暘自稱陳氏後與其子弁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鏹自立偽號天應為陳真

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諱一名椅僭號光紹偽尊  
顯為哲宗明皇帝謚曰靈隱王追謚諱為威帝遣陳  
真攻陳暁于諒山暁病死其大臣阮弘裕等討弑暁之  
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俊奔清華惟鏹子惟僚  
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屬莫登庸陰懷不軌諷  
羣臣推已典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既得志漸除諱左右  
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諱潛起兵  
攻登庸反為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乃偽立應僭

號統元追謚廟為襄翼帝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酖  
應并其母殺之而自立偽謚應曰恭皇帝是時諱尚據  
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  
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守偽都自稱為太  
上皇率兵以拒諱奪清華據之黎諱敗走又安又追至  
又安黎諱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諱走入哀牢國哀  
牢即老撾也以嘉靖九年九月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  
臣黎峒鄭江黎畬鄭惟峻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木

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為援不能克登庸者荆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為陳曷叅督後自拔歸黎譙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譙左右得入柄軍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遂至篡奪偽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偽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僚者以黎寧命來請兵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上旨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為大將尚書

毛伯溫為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弗與也時叅政翁萬達多筭善兵能探伺情偽伯溫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諸州侵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為壇兩軍相距而使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稱詔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為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為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

登庸狡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 倭志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為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為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師討日

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

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為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大為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為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羣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躡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

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  
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為舶主往來行賈閩浙  
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  
民覷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  
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酹舶人怒則輒有  
所殺害而他舶不為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  
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  
撫臣朱紈素潔廉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

數尋舶盜淵數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  
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詢紈不休竟以擅  
殺逮紈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紈恚自殺乃罷巡撫不  
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  
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  
都御史用家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  
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  
束婁諜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

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不支捆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比比蝟起而舶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不下十餘帥張經者

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嘗  
為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  
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  
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  
而諸特用大將何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  
士又僥猾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  
去經望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繇上  
疏行有所負挾頤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

華恚則疏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閤避賊讐故嘆  
惜縱賊爾而會兵科亦有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  
已聚兵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  
科言宜留經以賊平自劾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  
文華既已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寵督  
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矣  
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  
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躡浙地告急

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徐海死進丈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倭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

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

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  
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  
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  
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  
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  
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  
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  
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

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

彭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

若

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

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船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

丹山之南而犯定海

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

犯象山奉化

由東西入湖頭渡

犯昌國

入石浦門犯台州

入苑渚海門正東風多則至李西

疊壁下陳錢分船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

過漁陽山兩頭洞二

姑山入煙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

犯錢塘

過

洋五島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

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

過馬跡潭

小衢徐山入鰲子

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

過馬跡潭

門褚山薄省城

而犯太倉過馬跡潭

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月嘴涉谷積

山而犯瓜儀常鎮

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

州洋亂沙入鹽城則犯淮安入廟灣

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

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

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前然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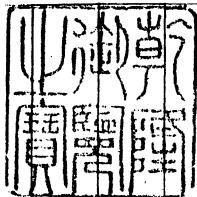
如中國總督府

儀之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

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

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先北邊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末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久矣弗復可也北邊不易勝者也倭能勝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邊與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末如之何已



弇州四部稿卷八十